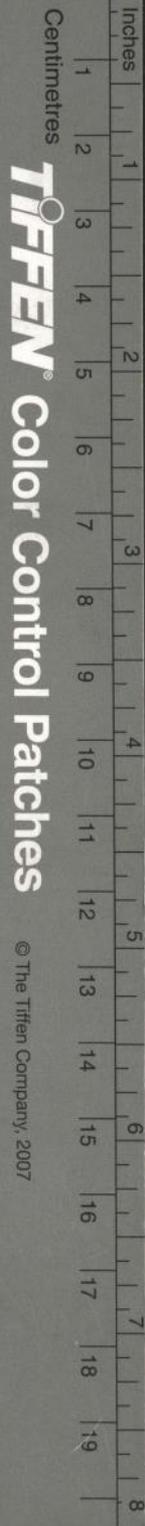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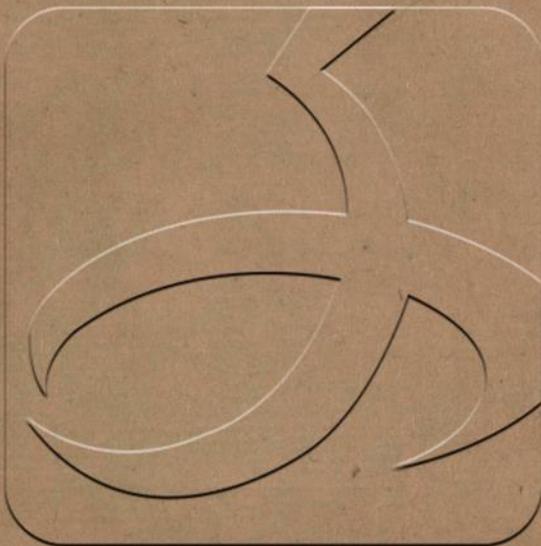




9734733  
2741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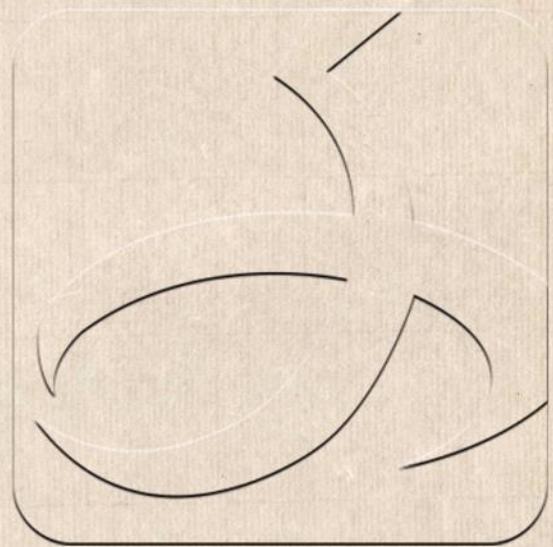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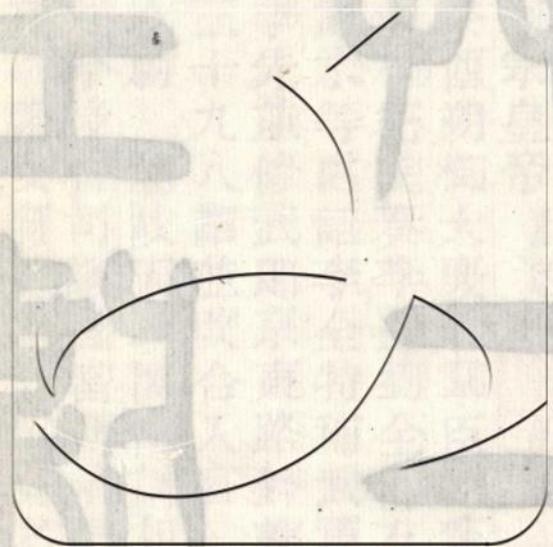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玉

牒

初

草



王牒初  
州二齋

玉牒初草卷一

甯宗皇帝 嘉定

正月癸酉朔御大慶殿羣臣朝賀 辛巳填留守氏距  
 壬午樞密院奏李全劉全楊友季先率先歸附克復  
 東海漣水等處詔李全特補武翼大夫東京路副總管  
 楊友季先並修武郎京東路鈐轄 癸未吏部引見某  
 人等三十九人詔並改合入官 贈武信軍節度使畢  
 再遇太尉 賜故天章閣侍講胡瑗諡曰文昭 乙酉  
 臣僚奏今後有司議謚當博采是非之實不可專據行  
 狀從之 臨安府奏獄空詔獎之 己丑朝獻景靈宮  
 人乙未右諫議大夫黃序奏納諫用人等五箴 臣僚  
 奏三衙江上諸軍并兩淮忠義義勇民兵令主帥制置  
 司郡守各嚴閱習從之 丙申雷 殿中侍御史李楠

費

奏比來朝廷治賦吏失之寬 上曰 孝宗治賦吏甚嚴賊吏害民豈可不治 丁酉吏部引見某等二十四人詔並改合入官

二月癸卯朔 甲辰禮部侍郎袁燮奏今日邊陲不靖非朝廷有意用兵緣被其擾不得不應 上曰既被侵犯若不能應何以爲國 庚戌月入井 癸丑復李壁元官與祠 甲寅大風 丙戌白虹貫日 丁巳進武翼大夫不嫖福州觀察使龔封嗣濮王 丙寅日有戴氣 臣僚奏朝士非休務日及公事聚議不得出謁黃序奏史館宜擇專官修帝紀餘官分撰志傳遇史官闕不拘資格或補外許以稿隨修畢上之詔從其議三月壬申朔趙方奏知均州應謙之因虜犯江棄郡入山賴統制馮杞捍禦始定詔謙之降兩官罷 庚寅詔今歲明堂惟事神儀物如舊制其乘輿服御中外支費

並從省約有司條具以聞 壬辰工部尙書兼國史寶錄院修撰任希夷等奏乞修 孝宗皇帝寶訓 丙申禮部員外郎李琪奏乞令太常寺將慶元元年以後典禮編纂成書 丁酉徐應龍等奏請讀通鑑徹卷乞宣付史館並從之 詔法有標撥爲祖父俱亡而祖母與母有前晚嫡庶之分設今後應一母所出子孫及祖母與父年老抱疾者並不得抑令標撥雖出祖父母與父母之命亦不許用州縣毋得給據從大理丞沈繹請也 四月壬寅朔 癸卯朝獻景靈宮 乙巳監察御史盛章奏洩米外國之弊乞下淮東漕司沿海州郡措置關防犯者處以軍法又奏撫州歲起米綱守臣移易水腳之費抑進納富民部送乞下江西漕臣考核水腳錢出入之數今後輪差見任官從之 辛亥月入太微垣 甲寅以禱晴舉行寬卹之政 己未以經筵進讀資治

通鑑終篇賜宰執講讀修注官燕於祕書省 癸亥閣  
門舍人熊武輪對 上諭武曰卿是東宮官太子如何  
武奏云殿下賢明仁孝勤儉節用人之才否事之是非  
無不盡知每日講論之暇無他嗜好手不釋卷且動如  
節度又不喜飲酒臣每輪當宿直不聞宴飲之樂 上  
曰此天賦也 丁卯以今年九月有事於明堂 戊辰  
黃序奏兩淮湖北東西守俸之奉悉取銅會州縣小吏  
或折酸酒或以鐵錢而又積壓不支乞悉委逐路運司  
下所部增小吏俸將鐵錢並交子銅會作三色按月支  
給從之

五月辛未朔 丁丑以明堂有期告於天地宗廟社稷  
宮觀 戊寅臣僚奏乞修復義倉舊制歲終令丞合一  
縣所入數上之守貳守貳合諸縣所入數上之常平常  
平合一道數上之朝廷令丞替移必批印紙考其盈虧

議其殿最從之 壬午潼川路提刑兼提舉丁必稱奏  
知資州李耆岡磐石縣令宇文之寅輒移城外南津浮  
橋於西津竹木纖弱溺死千有四人乞並罷黜從之  
丙戌臣僚奏知天水軍黃炎孫倫生誤事詔炎孫鑄二  
秩罷 壬辰 御射殿閱新舊行門射藝有差 壬辰  
盛章奏法科鋪陳斷案舊以五十五通為十分以所通  
定分數以分數辨等級別恩例凡七等上四等除評事  
餘三等循資占射比年偶一中選不問等級皆可入寺  
有司以其仕進太優遂難其題在下者病取放之數窄  
在上者患精通之士少乞復七等之制上四等除評事  
餘三等初任注司法經任除檢法取之寬則習者必眾  
用之精則濫者不容從之 甲午 詔前淮南轉運判  
官方信孺特鑄三秩以給事中任希夷言其鼓倡儀真  
官民聽其奔併私賂山東首領意在邀功故也 丙申

大理寺丞趙彥械輪對乞擇守令 上曰守令難擇監  
司則每路只消擇三兩人 丁酉命從臣日一人禱雨  
於天竺山 戊戌黃序奏前知江陵府直祕閣趙善培  
昨以憲節兼帥襄陽虜騎犯塞驚畏成疾易鎮江陵不  
聞有一施設乃帶職各奉祠而歸詔善培落職  
六月辛丑朔 癸卯盛宣奏乞令諸路憲司歲終比較  
州縣獄瘼死尤多者痛懲一二從之 乙巳臣僚奏新  
知處州呂祖平頃以珍玩取媚權姦祖儉乃其堂兄祖  
平恐爲所累圖寫宗枝指爲疏族用以自解守江陰無  
善狀乞罷括蒼新命從之 丁未李安行奏遴選愛民  
奉法者爲郡守老成風力者爲監司從之 袁燮進對  
奏蜀中不靖 上曰秋高馬肥是他時月尤當爲備燮  
奏云今日事勢迫切不容少緩 上曰蜀帥不可不易  
又奏兩淮荆襄閒近雖稍靜然不可忽 上曰夷狄姦

詐何可輕信燮奏云講和卻是省事但虜人之意不專  
在歲幣難與通和 上曰他鹵掠所得已數倍於歲幣  
燮奏云誠如聖諭虜既不通和中國尤當嚴備 庚戌  
月入氏 辛亥填星留守 乙卯有流星大如太白  
辛酉詔湖州振卹安吉縣被水之民 丙寅錄行在  
繫囚

七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壬申右正言李安行奏 陛  
下雙隻皆視朝而延訪之時不及早晚皆講讀而作輟  
之日不常聽納雖不倦而議論之見於施行者無幾奉  
養雖有節而帑藏之耗於侵欺者不察豈非安於小康  
而有怠心乘之耶願陛下謹終如始以興治功從之  
給事中任希夷繳奏成都路運判梁綸輕信浮言驚擾  
中書舍人黃宜奏知天水軍黃炎孫負印先遁 詔綸  
奪兩秩罷炎孫追三秩居於辰州 以集英殿修撰知

平江府趙彥櫛為寶謨閣待制旌其集事修舉也 甲戌監察御史蔡闢奏兵部侍郎黃序徧歷臺諫嗜利無厭詔與祠祿監察御史王夢龍奏國子司業林垌異懦貪鄙乞行黜罷從之 歲星入井 辛巳詔知潼州府許奕與祠提刑丁必稱罷以待御史李楠言其阜郊之擾妄奏失實故也 乙酉以袁燮為編類孝宗皇帝寶訓官 壬辰詔進知泉州真德秀官一等旌其禽捕海寇之功也 丁酉詔諸以贓罷毋得輕受文狀遽改正必檢會元劾罪犯輕重為之處分從李楠請也 戊戌左司諫盛章奏乞戒飭監司帥守凡日前差入僉廳之人並令回任違者御史臺覺受差人罷黜所差官吏責罰從之

八月庚子朔 辛丑臣僚奏年來贓吏罰輕自今罷免者勿予祠鑄號者勿敘復竄斥者勿近徙不與親民者

勿改正已甚則施杖配估籍之法乞下有司著為令甲從之 癸卯權工部尚書胡槩奏事云殘虜本無能為陛下愛兼南北初未有征伐意內因廷臣橫議外而邊臣邀功使邊境久未安 上曰皆邊吏希望爵賞為國生事不可不戒 以右丞相兼樞密使史彌遠為明堂大禮使參知政事鄭昭先為禮儀使簽書樞密院事曾從龍為儀仗使吏部尚書李大性為鹵簿使戶部尚書薛極為橋道頓遞使 甲辰以安德軍節度使師崑提舉萬壽觀 詔平江府新勅嘉定縣分置五鄉可易以依仁循義服禮樂智守信為名從守臣所請也 丙午歲星入井 臣僚奏新除起居舍人留元綱立朝傾儉治郡荒淫乞寢新命詔與宮觀 壬戌寶謨閣待制新知興元府充利路安撫使聶子述內引朝辭 上曰朕將付卿全蜀子述奏臣材識凡下深懼無以稱塞 陸

下使令之意 乙丑臣僚奏前知黃州謝汲古識淺行  
 污乞寢召命詔與宮觀 戊辰盛章李安行進對論敵  
 情變詐願陛下毋以虜退為可喜日與二三大臣講明  
 備禦 上曰邊備不先理會卻遲安行奏兵法曰無恃  
 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 上曰極是又臣僚奏二廣大  
 州城池甲兵僅足自保至於小州城低池淺兵或不及  
 百人南俗易動中州姦盜率多配隸於此猝有竊發何  
 以待之今世言武備者類於兩淮荆襄介意而置嶺南  
 於度外臣恐如唐人每備西北不知其禍在於東南欲  
 望朝廷不惜小費於二廣之間其有要害去處葺浚城  
 池練習民兵以備緩急從之  
 九月庚午朔 癸酉蔡闢奏今後聚斂之臣永不列於  
 親民刻剝之將永不使之馭軍從之 己卯朝獻景靈  
 宮 庚辰朝享太廟 辛巳大饗於明堂赦天下 丙

戌月入畢 戊子月入井 己丑歲星守井 壬辰監  
 察御史王夢龍奏三邊移運之苦謂如某州點夫某州  
 運米又指某州出卸涉歷三州所運不過八斗計其資  
 糧屏履點摘誅求之費常十倍於八斗之直中產之家  
 僱替一夫為錢四五十千下戶一夫受役一家離散乞  
 責諸路漕臣增價就近和糴以省陸運又奏朝廷近科  
 降官錢委淮西漕司僱夫移運而官吏奉行不度所給  
 不敷樂就者鮮未免驅迫乞嚴飭典餉之官凡所募僱  
 必須寬計其程給卸以時從之 丙申李楠奏二廣四  
 弊一右選不問有無出身不顧格法違礙皆睥睨符竹  
 二武弁雜流冒辟縣令三選人入嶺例求速化既就此  
 得一削又改辟他州四嶺右獨桂林似中州宦遊來者  
 往往職隸諸州身留八桂乞令各路帥臣監司有右列  
 求辟守令與夫改辟選人苟圖薦削不安本仕者按奏

鐫斥帥臣監司自違戾者降責從之

十月己亥朔 庚子李安行奏日者郊禋肆赦未幾雷聲隱然皆由奉行之吏不能祇承德意督責已蠲之租淹留應釋之囚沮抑參選之官敗將當誅而幸免逃卒或貸而不問掩覆陣亡哀剋衣廩既失軍民之心遂激上天之變乞日與二三大臣講求布德修令之意仍內委臺省外令監司帥守等第覺察奉 詔不虔者并從之 壬寅恭謝於景靈宮 癸卯如昨禮 以趙方為龍圖閣待制仍舊京湖制置使夫理丞游九功遷官一等直祕閣知全州 己酉崇政殿說書柴中行進講奏曰所講唐國風以後詩諸侯之事也何足為陛下道顧其所以述有是非得失興亡治亂之迹可以為後世規鑑者 上曰卿以名儒勸講異聞忠讜 壬子蔡闢奏科舉差官每患科名員少乞博采科第學識眾所推重

者以備考官之選從之 王夢龍奏邊郡幕職令佐雖考第舉員已足並須成資受代 癸丑恭謝於太乙宮

甲寅賜武臣宴於貢院 丙辰瑞慶節羣臣上壽

丁巳賜文臣宴於貢院 戊午夜大風 己未大燕集

英殿 戊辰盛章奏以太祖 太宗 眞宗 高宗

孝宗講學為法從之 詔兩淮江浙監司帥守所部災

傷州軍合蠲放振濟去處並從實以聞違者臺臣劾之

十一月乙巳朔 庚午命從臣日一人禱雨於天竺山

卿監郎官禱於霍山祠 辛未就命禱雨從臣卿監郎

官禱雪 壬申蔡闢奏今後慶宴毋得託疾避免從之

廣西經略鄒應龍奏知欽州林千之殺人而食 詔

千之先罷仍限一月具案來上 癸酉袁燮進讀 高

宗寶訓至為上極難處一事不合人情則人得以議

上曰人主作事豈可不合天下之心又讀至凡進一人

皆以爲當用退一人皆以爲當去乃爲允當因奏高宗聖意以爲進退人才皆當合天下之公論願陛下以爲法上曰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此便是公論又讀至朝廷多是事急時許人賞典事平後不能如所許與之甚不可也因奏向來諸軍曾立戰功者賞猶未及徧行上曰人無信不立若賞典不信何以使人又讀至功過不相掩則賞罰信上曰有功則賞有罪則罰自是不可相掩甲戌袁燮進讀寶訓至王夔專事交結因奏將帥交結非能自出家財不過培植克軍士上曰今日將帥亦有此弊何以成功又進讀吳璘功賞寶訓云政有賞罰如醫用藥不及則不能治病太過則傷氣要須適中燮奏曰自古人君治天下只是中道剛柔皆不可不中上曰柔而不中爲姑息剛而不中爲霸道剛柔皆得中爲王道燮曰誠如聖諭丙子填起入

氏宿方口星袁燮進讀寶訓云土豪等賞似太輕宜遞加一等上曰此民兵耶燮奏曰卽民兵也建炎中閒中原陷沒土豪多有能據險自守者虜不能破高宗所以優賞之因奏王辛者卽土豪也去年光州被兵辛首立功以此知土豪可用四川制置使董居誼奏殘虜犯關知成州羅仲甲知西和州楊克家皆棄城不守詔各削三官克家送居道州仲甲常德府己卯以左翼軍統領楊俊爲統制旌其連獲賊寇海道肅清故也辛巳刑部尙書徐應龍進讀續帝學至詔講讀官遇不開講日輪進漢唐故事有益政事者二條仍旬錄申三省因奏近歲止進一條而不復申省乞間以一二付外施行上曰所進故事便與輪對劄子一同若有益於治道者當付出行之王午蠲皇后殿置平江府長洲常熟田自嘉定十二年以後稅租科數等三

年袁燮進讀寶訓至上書後漢光武紀賜右諫議大夫徐俯詔曰卿近進言宜熟看光武本紀以益中興之治因思讀之十過未若書一遍之為愈也燮奏曰高宗所謂讀之十過未若書一遍此語有益聖德臣聞陛下龍潛時親書呂公著十事宜時以此等語灑之宸翰上曰呂公著有十事司馬光有五規柴中行因言臣於向宗寺恭覽玉牒載陛下日書三百字不勝歎仰甲申校書郎袁甫進言欲圖外治當先內治所謂內治無他辨邪正而已忠實者為正人諛佞者為邪人知有人主知有國家者為正人知有身知有私家者為邪人上曰然又奏陛下若得正人以為國家用則朝廷根本既正外患何憂不平上曰然徐應龍進讀續帝學至元祐三年五月詔權住進講八月范祖禹言昔唐憲宗不對學士兩月李絳奏曰為臣

等竊祿偷安之計則便矣其如陛下何應龍奏曰范祖禹意謂人主深居閒燕接見儒生之日少恐為近習所移故發是論大凡人主之學當以此心為先祖禹此後又有正心之說蓋心正則萬事皆正惟陛下留神上曰祖禹愛君之切如此乙酉袁燮進讀寶訓建炎元年手詔三省曰宣仁聖烈皇后保祐哲宗有社稷大功姦臣懷私誣讒聖德其蔡確蔡卞邢恕蔡懋取旨行遣燮奏曰高宗所以中興者只為能辨宣仁之誣治蔡卞邢恕等之罪君子小人至此方見明白此所以為立國之本邪正豈可以不辨向來止為邪正不分所以致夷狄之禍又曰今日是可為之時燮中行奏曰誠如聖訓天下事未有不可為者中行又奏曰更在陛下奮大有為之志上曰然丙戌大府少卿葛洪奏惠民五局以偽藥給賣詔監官管淇陶大章

閻邱椅各鑄一資潘師文展磨勘二年 徐應龍進讀  
續 帝學至蘇軾所續(淳)化二年 太宗皇帝謂侍臣  
曰諸牧監馬多死近取十數槽置庭殿遲下視其芻秣  
軾因進言馬不能言無由自訴 太宗皇帝深哀憐之  
民雖能言上下隔絕不能自訴無異於馬四海之眾又  
非如馬之可致殿庭惟當廣任忠賢以為耳目若忠賢  
疏遠民之疾苦無由上達應龍奏曰昔齊宣王不忍一  
牛之殼觶孟子謂其恩當及百姓蘇軾因殿庭飼馬事  
乃言及民之疾苦是皆遇物見意廣其君之仁愛者也  
上曰昔人開導其君類皆如此又奏曰今日之民困  
亦甚矣任牧民之寄知此理者十無一二望 陛下與  
二三大臣講究可以寬民力者至於除授守臣之際亦  
乞審擇 上然之 庚寅皇太子講堂奏乞講尚書從  
之 袁變進讀寶訓云自古小人陷害君子立為朋黨

之論變奏曰慶元初攻汝愚者謂之謀逆所用之人謂  
之逆黨汝愚豈謀逆者曰此時天下洶洶變奏曰賴  
陛下聖明察見誣罔復奏曰逆黨之說既不足取信又  
撰一名謂之偽學 上曰此謂道學也若不立此名則  
無以排陷君子變等奏誠如 聖訓次進讀續 帝學  
元祐元年司馬康講尚書洪範又用三德 哲宗問曰  
只此三德為更有德起居舍人王巖叟喜聞玉音請書  
於冊變奏帝王之學要發問周易言學以聚之問以辨  
之中庸言博學之必曰審問之臣亦願 陛下勤於訪  
問 上曰問則明 日南至 上不視朝  
十二月己亥朔 李楠奏知揚州應純之昨守山陽背  
公徇私掩將士功以私其子乞賜鑄罷從之 庚子徐  
應龍進讀寶訓至 昭慈皇后處瑤華宮事應龍奏曰  
茲事其初也人眾勝天及其後也天定能勝人矣京城

之變 昭慈以廢居瑤華不與北徒既而垂簾聽政以  
 位授之 高宗豈非宗廟社稷之靈護祐之乎 上曰  
 當時宮中所謂厭勝者烏有此理應龍奏曰惟其不信  
 卽無是事若漢之武帝惑孰甚焉李楠奏曰 陛下聖  
 明乃灼見無是理 癸卯李安行奏乞將今年綱運應  
 入浙者就江東三司截留科撥理爲和糴之數卻責三  
 司以元降糴本於浙西豐熟州郡就便收糴徑解豐儲  
 倉或平江嘉興和糴倉抵還兌撥之數其江東諸郡如  
 建康太平池甯國廣德等處有科撥隸司農寺交納者  
 亦許兌撥應副江上軍糧卻就行在支撥和糴米還司  
 農寺支遣其部綱賞格當照地里差之次與推元賞從  
 之 盛章奏祖宗之世內藏所積或至三千庫三司有  
 闕於此假貸 陛下躬行節儉而內帑空乏諸州合解  
 之數以囑託而寢虧主納之司以肆欺而侵盜先朝修

內史文歷令赴比部驅磨元祐閒御史上官均請復舊  
 制令戶部太府並主行內藏檢察出納今士大夫顧忌  
 無敢言者不過以左右近習惡聞是說願 陛下參酌  
 成憲令外廷檢核內帑從之又奏雄勝軍統制侯汝楫  
 御軍無律赴援畏怯 詔鑄三秩送軍前自效 甲辰  
 以禱雪蠲大理寺臨安府三衙私酤茶鹽贓賞錢 丙  
 午臣僚奏安豐軍教官何知昌昌化軍教官張毅然各擅  
 離任入朝覓舉乞並罷黜仍乞下諸路監司郡守今後  
 教官不得妄作訪求遺書差出及入簽幕從之 己酉  
 御射殿 閱軍頭司武伎 庚戌月入井 辛亥徐應  
 龍進讀續 帝學至劉唐老言大學論入德之序應龍  
 奏曰能知是理然後可以推而達之天下國家唐老之  
 言是也 上曰大學之言甚切治體 甲辰袁燮進讀  
 寶訓至 上跋晉王羲之書蘭亭詩序云覽此敘因思

其人與謝安共登冶城安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登臨放懷之際不忘憂國之心令人遠想慨然爰因奏士大夫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最計利害高宗當紹興元年金虜方強中國多故之時發爲聖訓今殘虜未平邊烽未息願陛下體高宗之意激厲士大夫上然之丙辰徐應龍進讀寶訓至紹興三年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六曹長貳拘守繩墨宜少假以權使得隨宜裁決上曰國朝以法令御百執事有司奉法而不敢以私意更令祖宗成憲不敢改也應龍奏曰常同之言誤矣若使得從權裁決豈復有成法乎上深然之又讀續帝學至呂大防等奏人君之要在乎知人若以正爲邪以小人爲君子則不可應龍奏曰姜公輔天下皆以爲君子而德宗乃以爲賣直盧杞天

下皆以爲姦邪而德宗乃以爲忠亂亡相繼未有不由於是上曰君子小人最爲難知彼小人者亦能發君子之言當卽其事而觀之己未以禱雪命大理寺臨安府三衙決繫囚兩浙州縣亦如之庚申徐應龍讀續帝學至仁宗皇帝與講讀官講詩至誰能烹魚既之釜鬻謂侍讀丁度曰老子云治天下若烹小鮮謂此也應龍奏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詩言誰能烹魚者乎但滌其釜鬻而已仁宗皇帝四十二年安靖之治豈非自此言而推之耶今日爲陛下牧養斯民者以苛察爲明以督促爲能望陛下時有以丁甯訓飭之上曰然王成給諸軍薪炭錢甲子以雪賜輔臣宴於尙書省是歲斷死刑一百六十八人

此處為書影，文字極其模糊，難以辨認。可見其為一頁完整的文獻，但由於印刷或保存原因，內容已不可讀。

# 玉牒初草卷二

（甯）宗皇帝

嘉定十一年

正月戊辰朔 上不視朝文武百僚赴大慶殿朝賀  
 聶子述除寶謨閣直學士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己巳不視朝 癸酉袁燮以已見進對論豫常燠若時  
 雪未應由逸豫之故願 陛下至誠感格庶幾天意可  
 回 上曰每日在禁中焚香致禱燮奏古人應天以實  
 要須修政事進忠良屏邪佞此應天之實也 上曰人  
 臣來說者少不來說者多朕只要人來說 乙亥大風  
 戊辰袁燮進讀寶訓至御史中丞趙鼎疏論宰相呂  
 頤浩過失燮奏祖宗立國規模以大臣為股肱心膂任  
 以大政故大臣得以行志以臺諫為耳目無所不言故  
 大臣不敢為非 上曰此所謂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

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上下之情不通則爲否卦若臺諫不言何緣得知朕只要人來說 吏部引見計黷等三十九人詔並改合入官 蔡闢奏乞申嚴百官出入局之節及常朝後殿四參之禮從之 壬午下詔貢舉甲申盛章奏朝廷每給和糴犒賞並以銅券而兩淮州郡將帥率以鐵錘折支物貴錘輕實原於此乞嚴行禁飭 李安行奏近有指揮凡逃絕田產爲民冒耕若請佃在戶者並令招賣拘錢解封椿庫吏奉行過當開告許之門立刻奪之令所在怨嗟且逃絕田已經紹熙閒置局出賣嘉定閒嘗再根括爲錢不過一百八十萬緡而已乞下諸路應紹熙四年以前請佃之家不欠租課者並免估賣其因近降指揮爲人剗賣者給價還剗買之人並從之 甲午吏部引見馬王仲等二十三人詔並改合入官 袁燮進讀續 帝學至上官均言明

君操術自有至要蓋好學則明天人之道通古今之變好問則察羣臣之情達天下之政燮奏上官均之言可爲切當願 陛下勤於訪問柴中行因言亦須觀其所問之人問於正人必能盡忠問於邪人反爲正人之害 上深然之燮奏人之邪正亦不難知但觀其所言爲己乎爲國乎則邪正判矣 丙申李安行奏知婺州趙舉夫哀斂析秋毫每日輪官受輪別貯出剩卽其多寡以課能否其折價也每石以七貫而回糴軍糧也以三貫二百軍民怨嗟詔罷之 二月戊戌朔 庚子太白晝見 袁燮進讀續 帝學崇甯三年幸太學遂幸璧雍御製辟雍記宣和四年幸祕書省次幸祕閣燮奏當時興學崇儒如此未幾乃有夷狄之禍何也皆由邪正不明是非顛倒雖崇儒學亦無益柴中行言當時所作事不過止是觀美初非務實

何以能遏夷狄之禍 辛丑徐應龍進讀寶訓至紹興八年上謂輔臣廣南去朝廷遠宜精擇郡守奏云臣前兩試廣郡親見其閒武臣為郡者狼藉殊甚李安行奏云右科人止三任便可入廣郡比文臣甚優 上曰此等人未練歷不宜輕畀以郡 癸卯徐應龍因進讀奏云前讀資治通鑑所載仇士良事 陛下能記之否 上曰士良歸老語其徒曰天子不可令閒暇暇必親書見儒臣則納諫智慮深遠吾屬恩薄而權輕矣應龍云陛下能記此天下幸甚 庚戌曾從龍除同知樞密院事江淮宣撫使禮部尚書任希夷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 癸亥以武師道為池州副都統制 甲子臣僚奏前四川制置使董居誼料敵無先見臨事無豫備蜀人怨之深入骨髓乞寢詔命從之三月丁卯朔太學博士樓昉面對讀劄至事力不敵猶

當掩擊攻劫口奏云虜欲求和皆非實意若不能自立崖岸彼豈肯退聽 上曰當立些崖岸又讀至變官軍怯懦之習口奏云若 朝廷能駕馭將帥能激賞官軍人人敢戰山東一邊自然不會頭重 上曰然 己巳鄭昭先除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參知政事並兼太子賓客 戊子大理寺丞梁丙降兩官罷以臣僚論其暫守楚州短於御眾激使攜貳故也 辛卯夕有流星如太白 壬辰知沔州兼利西安撫丁焞特轉朝奉大夫直龍圖閣賞其誅李好古之功也好古為利路副總管擅斬統制張斌領兵二千徑下沔州或言其謀害張威張虎焞執而除之故有是命其後乃有言好古冤者 癸巳徐應龍進讀寶訓至建炎三年環慶帥王似言陝西六路帥乞皆用武臣 上曰如范仲淹亦不在親臨矣石應龍奏云如丁焞在沔州臨事深識權變若邊頭盡

得若人而用之復何患 上曰此人殊有謀略 甲午  
袁燮進讀寶訓至 御筆督諸將進兵事燮奏近日諸  
將多不肯向前有領兵數萬端坐兩月更不出城一步  
者宜戒飭之又讀續 帝學至程瑀侍讀隨事明其說  
上曰近年侍讀不進講義得卿每事敷陳甚善燮因  
奏觀程瑀事則知向來讀官亦進講義也 上曰只讀  
一遍則無益於事  
閏三月丙申朔袁燮進對因賀生禽偽附馬燮言若當  
時與虜講和安得有今日之事 上曰若講和則銳氣  
銷鑠燮奏人主銳氣豈可銷鑠 已亥臣僚奏吏部郎  
官康隸以儒自名中實峭深前守天台無善狀詔康隸  
與祠 辛亥柴中行進講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之詩  
言古人三諫不用而後去之此所謂道去其君也 上  
曰人主容納諫諍則人臣得以行其道 王子袁燮進

讀寶訓至上言劉錡順昌之勝未為善戰錡之所長在  
於循分守節又稱李寶非惟驍勇其心術亦可倚仗燮  
奏 高宗選擇將帥專取其用心此乃萬世人主擇將  
之法柴中行亦言安豐受圍甚久初未嘗出戰卻稱大  
捷十數 上曰被圍七十餘日乃敢欺罔如此 庚申  
袁燮進讀寶訓至 手詔三省今後侍從有關選師臣  
及第二任提刑資序者卿監郎官闕選監司郡守有政  
績者燮奏 高宗此詔可謂得人主用人之要蓋必經  
歷外任然後通練世務 上曰更迭之法誠不可廢次  
讀錄忠義門燮奏蘇軾有言平居有犯顏敢諫之士則  
臨難有仗節死義之臣今日立朝之士偷免苟容者多  
只觀輪對便自可見 上曰此只是為爵祿燮奏 陛  
下更宜崇獎節義

四月丙寅朔

辛未前知袁州鄭自誠奏事論苟同之

弊上曰雷同最是今日大患自誠奏轉移之機全在  
陛下王申填入氏方口癸酉月入太微垣臣  
僚奏成都提刑周居信被召累月遷延營私乞寢召命  
從之甲戌臣僚奏知池州葉凱以酷濟貪乞行鑄斥  
從之詔諸道提點刑獄以五月按部理囚徒癸未  
朝獻景靈宮甲申亦如之辛卯參知政事曾從龍  
除職與宮觀太常議故相余端禮諡曰忠肅壬辰  
知樞密院事鄭昭先兼參知政事盛章奏太府卿四川  
總領王鈇姦險貪恠隱匿糴本祠牒科諸路夫錢數百  
萬蜀民怨咨皆謂一年而取十年之賦制帥庸懦鈇每  
侵撓其事權禍流四蜀歸裝捆載舳艫蔽江乞重寘典  
憲詔鑄三秩罷之癸巳李楠論曾從龍被命宣威遷  
延卜日乞寢除職予祠之命又奏董居誼誤國害民出  
蜀席卷乞重行責黜並從之居誼褫職鑄三秩甲午

福州觀察使李貴進右武大夫爲興元都統制  
五月乙未朔以鄭昭先權監修國史日曆同提舉編修  
敕令丁酉詔朕紹累聖之統撫九有之師信不足以  
睦鄰威不足以制敵醜虜匪茹輕啟於兵端生民何辜  
重罹於荼毒空國以逞仍年於茲往來迭擾於三垂大  
小不知其幾戰賴天意厭亂之久而人心助順之多我  
武用張彼氣自奪果速鯨鯢之戮遂空狐兔之羣漸底  
晏清少寬憂顧然念創殘之後尙多愁歎之聲室廬旣  
墟婦子不保民力困而轉輸未已農時失而賦役未蠲  
扞邊死事之家盍頒卹典臨陣血戰之士當議優恩或  
失律而逋逃或乘時而嘯聚悉疏禁網用迓穆衡嗚呼  
除戎器戒不虞敢廢修攘之政發德音宣明詔共爲安  
集之圖咨爾羣倫體余至意應兩淮京襄湖北利州路  
沿邊諸州軍府州縣鎮曾經蹂踐驚擾及轉餉勞役去

處卹死節赦罪囚蠲租賦各有差 辛丑以武功大夫  
忠州團練使張盛爲右武大夫揚州觀察使依前沔州  
都統制 癸卯袁燮進讀續 帝學至迪功郎朱熹辭  
召命乞嶽廟 上曰熹安貧樂道改合人官主管台州  
崇道觀燮奏熹累召不至而 孝宗亦重之自初官卽  
與改秩可見崇儒好賢其後入爲侍從出典方面又嘗  
擢置經筵當 陛下龍興之初實爲講官 上曰記得  
朱熹在經筵卽是朱在之父燮同說書柴中行奏 陛  
下記憶朱熹如此其子猶在罪籍本無失道 陛下能  
收拭而用之亦足以見不忘忠賢之後 上然之 臣  
僚奏監州縣期會報動涉歲年乞詔省部攷核稽遲必  
罰無赦從之 甲辰以扈再興爲鄂州副都統制 乙  
巳利西路安撫使言和州鄉貢進士何大用等三十四  
人狀乞將權知郡趙彥炳優加旌異詔彥炳特轉兩官

知西和州 丙午袁燮進讀續 帝學 孝宗皇帝聖

訓云朕常語東宮德性已自溫粹須是廣讀書濟以英  
氣則爲盡善燮奏人君之德固以溫粹爲本然不濟以  
英氣則無以立大事決大疑惟有英氣則有英斷而人  
主之德全矣欲全此德非學問不可此 孝宗所以言  
廣讀書也 上曰此事全在學問 丁未徐應龍等奏  
進讀先朝范祖禹所進帝學徹卷乞宣付史館從之  
己酉詔安邊所沒入寶應縣韓侂胄田五十九頃撥充  
忠義人耕種從淮東提刑賈涉請也 辛亥以崇信軍  
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安丙爲保甯軍節度  
使依前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兼知興元府利東  
路安撫使 己未祕書監柴中行輪對奏近上官職須  
親出 陛下手然後權歸於上又奏古之用人謂之尊  
上帝 上曰只是要無私不用非人也又奏三學伏闕

此事不可含糊須早處分大抵公是公非合於人心則人心自平上曰然又論邊事臣觀邊庭種類至多使殘虜滅亡亦須數十年不定朝廷卒未有息肩之期安可一日少忘邊備今偷安之徒只欲苟目前富貴豈復顧陛下宗廟社稷子孫計哉又今日大患最在虛誕使邊備失措置難倚仗上曰須是愨實理會因奏山東人雖受節制就招刺亦不可置之腹裏沉陰誘韃人是再添一山東也又論公生明偏生暗此心一偏邪正是非賢亂雖欲知之不可得矣此是知人之法然必在人主先明其德然後邪正是非不能亂上然之癸亥以進讀續帝學終篇賜宰執講讀修注官燕於祕書省詔令侍從兩省臺諫各擇文武可用之才二三人姓名來上籍於中書隨才任使庚子賈勳書劾以六月甲子朔臣僚奏尙左郎官陳天宜昏眊跛倚與宮

觀乙丑臣僚奏新除太常少卿蔡闢未嘗試邑昨除臺察冒然居之彈擊多私意出臺有怨言詔與宮觀丙寅錄行在繫囚丁卯權工部尙書胡榘禮部侍郎袁燮並罷以右諫議大夫李楠殿中侍御史盛章右正言胡衛監察御史徐龜年張次賢言其和戰異論侍班漏院會食公堂紛爭求勝釁開朋黨害及國家故有是命庚午以隨州棗陽縣爲棗陽軍從京湖制置趙方請也辛未太白晝見乙亥以嗣濮王不嫖薨輟視朝庚辰太白入井壬辰臣僚奏軍器監黎明異傾詐兵部郎中高禾當華髮之年有嬰孺之嗜刑部郎中趙彥括權奸之甥乞並與郡著作郎陳黼憤憤無聞與參議官大理寺正沈繹丞蔣誼與宮觀並從之詔朝士補外惟殿試前三名省元釋褐狀元朝蹟稍深許之爲郡餘未經作邑人非三丞二著權郎且與通判差遣

癸未李楠奏前江淮制置使李珣權重謀疏泗上之役實珣通行損國家威重啟夷狄輕心乞候服闋奪職仍乞沿江兩淮各命制置使其有官序尙卑資望猶淺則姑命以副使從之 丁亥命從臣日一人禱晴於天竺山卿監郎官禱於霍山祠 詔二廣監司應闕官去處不許白帖差攝已差人限兩月赴本司陳毀違者追冒請俸給計贓坐罪 己丑張次賢奏申嚴冒試假託宗支遷就服屬之弊從之 辛卯太白經天 七月甲午朔 壬寅進信陽軍守臣趙綸官二等旌其守禦之勞也 太白歲星合於井 辛亥宣縉奏董居誼誤國罪大僅降三官落職未足示懲詔居誼更降兩官送居永州 甲寅盛章奏乞先降糴本令臨安府兩浙漕司差人運至極邊諸郡廣糴米解以寬淮民從之 臣僚奏池州副都統制武師道誕謾無勇詔罷之

庚申蠲天水軍嘉定十一年分貢瑞慶節銀絹以經虜寇焚蕩故也 辛酉光州奏虜犯光山縣知縣許洎權統制韓貴叶力扞禦貴鏖戰屢捷以寡不敵眾陣歿洎守城不屈而死詔贈洎武翼郎貴修武郎並與一子承信郎仍各給其家錢千緡

八月甲子朔 丙寅胡衛奏今後該封襲嗣濮王安定郡王之人令寓居州軍審驗堪拜跪者津遣至宗正司銓量都堂審察令奏事訖取旨除授或序當承襲不堪拜跪者特轉一官與一子恩澤卻於以次人選襲又奏選擇老成更練之人爲知宗並從之 詔戶部申嚴州縣受租苛取之禁漕臣察其違者劾之 庚午臣僚奏江西浙東等處和糴並以一色官會近乎抑配乞以金銀品搭從之 壬申太白犯權御女星 甲戌詔四川制置司依舊利州置司令安丙往來興元府等處措置

邊面 丁丑太白犯權左角少民星 壬午蠲建甯府  
七縣嘉定七年至九年第五等戶積欠稅租爲緡錢十  
萬從守彌堅請也 癸未月入井 甲申月犯熒惑  
庚寅李楠奏朝紳進對監司守臣條上五事與夫草茆  
獻議多有可采而未及行乞置籍記錄委官考察其可  
行者條列取旨從之  
九月癸巳朔 庚子侍讀徐應龍進讀寶訓有自東京  
來者云張九成投偽齊 帝曰朕固知其不然應龍奏  
曰非 高宗聖明九成必遭中傷 上曰飛語烏足信  
又讀張常先汪召錫莫汲范恂等告訐 帝曰可並與  
追削編制應龍奏云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 高宗  
可謂深得詩人疾讒之意 上云此誠可爲子孫家法  
甲辰李楠進讀寶訓至帝諭輔臣曰朕欲治臧吏須  
檢舉祖宗舊法先告諭庶行之不暴 上曰祖宗治臧

吏至棄市楠奏 高宗嘗曰不必至此答黥足矣繼今  
有臧敗者乞並遵 高宗聖訓杖脊流之嶺表 乙巳  
徐應龍進讀通鑑至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  
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應龍奏曰昔之將帥與  
士卒同甘苦得其死力今之將帥事培剋而不卹士欲  
其臨危效命得乎惟 陛下嚴戒救之 癸丑詔皇城  
司招刺三百人配填親從等關 省衢州西安縣西尉  
置龍游縣主簿從臣僚請也 乙卯以皇叔保康軍節  
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嗣秀王判太宗正事師禹爲少保  
保甯軍承宣使知閤門事楊石爲保甯軍節度使奉國  
軍承宣使知閤門事楊谷爲奉國軍節度使 徐應龍  
進讀寶訓云紹興二十六年樊光遠進對云近投荒者  
還官職物故者復資品錄子孫又帝諭輔臣曰往時士  
子或上書忤秦檜押本貫或他處聽讀致妨應舉可並

放逐便上曰當時秦檜用事在朝賢者斥逐去盡應龍奏曰高宗既為之復官職錄子孫至於聽讀士人亦令逐便恩亦厚矣陛下觀書能察及此公道幸甚丙辰月入太微垣己未建康都統許俊奏前軍統領張世忠策應濠州畏怯逗撓委棄衣甲詔張世忠鑄三官降準備將辛酉臣僚奏沿邊合尉須年六十以下方許差注見任人令各州察其疲老不堪任使者赴部別行注授從之省部限西文十月癸亥朔甲子朝獻景靈宮丁卯臣僚奏乞戒敕監司郡守各察其屬舉賢糾慝歲終具數來上省部置籍稽考違者臺臣覺察重罰從之己巳詔權殿前司事務王端理獻錢會三十萬貫令本司椿管庚午月入羽林辛未張次賢奏淮西陸運舊分兩路東路自安豐運至無為無為運至廬廬運至濠西路自蕪運

至黃黃運至光地之相去各不下三百里半月可以往復民亦樂趨近歲邊吏措畫乖方東路之夫遣往西路甚或不給路費顛踏道路乞戒飭諸司勿得越境借夫諸邊吏假軍期科擾者必罰無貸從之甲戌工部郎張午進奏前此方面之臣及江淮諸將類無可恃當急收賢望拔用智勇上曰然又奏內帑之積無餘板曹之用不繼上曰內帑誠不及向來午奏聖德恭儉宜貫朽粟紅今中外之財皆若不足必有其故當節用不當取民上曰誠是又奏邊事上曰蜀中兵火可念午奏陛下軫念遐遠如此天下無十全之利國事揆策固當惟目前之安而銷患制變亦不可不熟計其後上曰當慮後戊寅以瑞慶節賜武臣宴於貢院庚辰羣臣上壽辛巳賜文臣宴於貢院癸未大燕集英殿丙戌李楠奏乞下提舉常平司申嚴州縣推

非 陛下降之法違者憲漕互察以聞從之 辛卯胡  
衛奏知欽州林干之殺人爲饑乞差大理寺官審勘  
上曰然又奏令四蜀守臣各修軍政廂禁軍弓手之籍  
闕者日下招填仍令逐路帥臣督察其奉令不虔者從  
之 辛卯臣僚奏淮東提刑兼知揚州洪伋退縮辭難  
乞別與郡從之時朝議移帥闕於楚州伋有異論故也  
十一月癸巳朔 丁酉以雪賜武臣宴於尚書省 徐  
龜年奏前王管川秦監牧公事趙彥綰靳吝本錢不盡  
支散致四都統司戰馬闕數乞寢彥綰召命從之 己  
亥日南至御文德殿羣臣朝賀有流星大如太白 癸  
卯詔臨安北山劔門嶺今後毋得於其所鑿山伐石以  
張次賢論其泄山川陰陽之氣故也 甲辰遣大理正  
孫涇鞫林干之獄於全州 辛亥以少傅岳陽軍節度  
使充萬壽觀使永陽郡王楊次山爲太保安德昭慶軍

節度使進封會稽郡王致仕尋薨輟視朝二日贈太師  
戊午以前四川安撫制置使聶子述爲寶謨閣待制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給事中宣繒奏子述入蜀之初  
不能撫定潰卒乃悉誅之激而生亂害及王人驚惶奔  
竄僅以身免之乞將子述罷職罷祠從之 己未李楠  
奏於無事爲有事之備 上曰極是 甯有備而無事不  
可無備而事至無所措手楠奏殘虜雖已垂亡宜加意  
設備 上曰困獸猶鬪 壬戌詔置安邊所幹辦公事  
一員臣僚奏今後宗室監試無官應舉照銷應以七人  
取二人省試乞下禮部將三舉所放數上之朝廷如取  
應例立爲定額從之

十二月癸亥朔 甲子臣僚奏鹽官縣海潮衝突沙岸  
傾坍去縣逼近人皆皇皇乞行下浙西諸司築埝仍撥  
上供費從之 丙寅著作郎陳德豫進對奏畢 上曰

人主緊切無出敬天親賢二事卿言極當 辛未詔以  
歲晚嚴寒出豐儲倉米三萬碩振贍臨安貧民 詔省  
闈增置點檢試卷官二員專考宗子試卷 辛巳胡衛  
奏權刑部侍郎何劄久苦未疾弗爲去疾就詔劄與宮  
觀 乙酉臣僚奏乞飭泉廣二司及諸州船務除依條  
抽分和布外毋得和買違者計贓論從之 丙戌臣僚  
奏乞論三邊制帥逐路帥臣搜訪偏裨之有武勇智慮  
者奏聞令樞密院審察升擢從之 丁亥臣僚奏前知  
瑤州楊炎正大言無實激成黎人之變知貴州陳士廉  
專事欺誕妖寇跳梁副吏何彬爲賊謀主而不能察詔  
炎正士廉各鑄一秩罷之又申嚴京官臺參之制謂如  
有過犯未改正者本臺未與放參銓曹注擬亦視臺關  
爲準今或於未應參選徑欲參臺乞下臺部自今京官  
劾罷元犯應二年若一年半參選者與仍舊外其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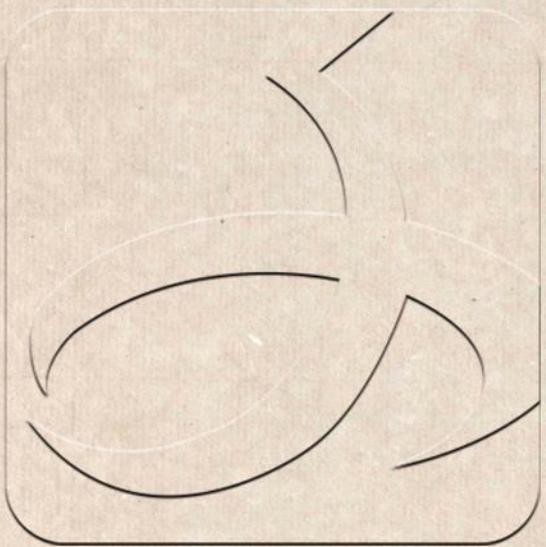
半年放參者並展作一年從之 戊子臣僚奏戰士沒  
於行陣者增支請給一年半因傷歸柵身死者增支九  
箇月而孝糧兩月在其外此開禧二年嘉定十一年指  
揮也近歲主將諱敗陣沒者因傷歸柵者云病死請給  
截日住支老幼轉爲乞丐乞下諸軍痛革此弊從之  
己丑以陳立爲興元副都統制程信爲利州副都統制  
是歲兩浙路戶二百八十九萬八千七百八十二口五  
百八十三萬九千七百八十七福建路戶一百六十八  
萬六千六百一十五口三百四十八萬九千六百一十  
八斷死刑一十八人

玉牒初草二卷瞿氏書目有之題莆陽劉克莊錄宋  
甯宗嘉定十一十二兩年實錄也案此二卷在後村  
先生大全集中八十二八十三兩卷後人止見劉集  
五十卷本而此二卷本可單行令人可見宋實錄之

式按年月日排比記言記動猶是左右史之遺意近日實錄編輯上諭事無起訖語無斷制止記言不記動起居注亦然不如是則謂之不稱職有史與無史同有史官與無史官同即如長沙師輯東華續錄不過就實錄摘寫未敢刪改當時尚有議其不應傳播者如能加以修飾卷表初無取如此之繁而傳播亦易矣宋明人於國朝掌故勝於今人十倍上之人多所忌諱下之人囿於空疏自停科舉開學堂文學日就湮沒將來求文理粗通者尚不可得更無足與論此事矣可慨也矣光緒戊申八月朔江陰繆荃孫跋

玉牒初草卷二

共計字一萬三千六百九十八箇



70022282

